

弹给自己听的古琴

在各种中国传统乐器中，有一种乐器不仅因为历史悠久，还由于其独特的修身养性作用，而为中国历代文人所钟爱，并成为中国古代文人“标配”，这就是古琴。

先说其悠久历史。仅仅从名字上的“古”，就能望文生义地知其年代之久远。伏羲乃华夏民族人文始祖，《琴操》载“伏羲作琴”，说明那个年代已有此物。而关于琴的最早文字记载，当数《诗经》等典籍。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：“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”；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：“我有嘉宾，鼓瑟鼓琴”；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”。这说明古琴至少在周朝，就是一件非常大众化的乐器。

去年冬天出差北京，适逢钟粹宫举行“大圣遗音——故宫博物院古琴文化展”。在这里，我见到了目前最古传世名琴“大圣遗音”，它也是故宫博物院现存唐琴中唯一一张明清宫廷旧藏琴，琴腹内龙池四角之朱漆隶书“至德丙申”四字，透露出这张古琴的诞生时间是公元756年。有意思的是，当初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养心殿南库曾将此琴记为“破琴一张”，二十多年后王世襄先生注意到这张琴的腹款，经名家修葺，重新定名为“大圣遗音”，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专家鉴定此琴乃“传世最古之古琴，造型优美别致，色彩璀璨古穆，断纹隐起如虬，铭刻精整富丽，不愧是一件‘天府’奇珍，琴中之宝”，并定为一级品甲。

虽然古代帝王不乏古琴爱好者，但总体而言，宫廷里的古琴多为“收藏品”。对古琴真正痴迷并使之成为日常器物者，是古代文人雅士。古琴音域宽广，音色深沉，余音悠远，且“兼三才而备九德”这也让抚琴成为文人雅士抒发自我、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。同时，又由于古琴要求弹奏者须由躁入静进而物我两忘，这也契合中华传统文化追求意境、崇尚内敛含蓄的特质，因而成为中国文人雅士人格培养和升华的重要途径。

在历代文人雅士中，苏东坡精深的琴学修养非常人所及。他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湛的咏写琴曲、琴人、琴谱等方面的诗，如《听武道士弹琴》《次韵子由弹琴》《书醉翁操后》《听贤师琴》《书琴二首》《听僧昭琴》等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艺理论及音乐思想体系。苏东坡一生命运跌宕起伏，“居庙堂之高”时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导，“处江湖之远”时则以道家出世思想为精神支柱。在其所作《行香子·述怀》中，便可感受到道家的思想，以及其透出的禅意：“且陶陶、乐尽天真。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”

古琴对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升华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，也让不少生活在喧嚣都市的现代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宁静家园。近年来，全国的古琴爱好者越来越多，这与一些专业或非专业人士的大力推广是分不开的。在故宫博物院的钟粹宫，我就遇到了来自上海的杨致俭、曹怡玲夫妇。杨致俭是当代古琴制作者、演奏家，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“古琴斫制技艺”代表性传承人，长期致力于古琴文化保护和推广。近年来，他们受邀于故宫从事琴谱研究，以及故宫收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古琴的复制。也正是由于许多像杨致俭、曹怡玲夫妇这样的人大力推广，使古琴这个古老乐器拥有了更多的年轻知音。

古琴是“弹给自己听”的乐器，因而省却了几多浮名浮利、虚苦劳神，增添了几份乐尽天真、宁静致远。倘若有一天成为“闲人”，更可以“对一张琴”，放飞自我、放飞生命。

细数起来，我和朵云轩的缘分已近半生，朵云轩让我知道什么是好的艺术，什么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艺术，从某种角度而言，它是我的起点，并始终给我向前走的勇气。

1986年，朵云轩旗下的书画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《中国画技法入门》丛书。总编曹懂乾组织了当时海上画坛的中坚，如陈佩秋、应野平、俞子才、乔木、钱行健等书画家们参加编绘工作，今人今画，力图打造一套“当代芥子园”。

那些年，我在工艺美术进出口绘画组工作，传统基本功算是比较扎实，经忘年交钱行健老师介绍，和年画编辑组的张雄一见如故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成了工作上的“死党”，作为他的一名主力画者，画了不少单页招贴画。因此，当得知要出一套“怎样画”系列丛书，张雄和钱行健合力向曹懂乾推荐了我。而曹懂乾并不因为我只是个二十多岁、尚不见经传的小青年，在钱行健的陪伴下，他竟径直来了我家，看了我的作品后，立刻就拍板说让我负责《怎样画树》这一辑。有幸同前辈们一起参与此项活动，真的是万万没想到。激动之余，我唯有全心投入。

最近在读钱旭红院士的书《改变思维》。他在谈读书求知时强调知识要转化为真正的见识和能力，一定要有创造性思维，独立思考。他说，在科学启蒙时代，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；今天，知识爆炸式增长，获得知识容易得多，获取的渠道也日益丰富，伴随而来的却是好多人迷失在知识里，特别是迷失在网络展现的知识里。知识虽是文明传授的载体，但不是根本，更不是全部，超越知识本身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心态才是真正的核心。因而可以说，思维和精神才是力量。人要在读书求知中有效地拔尖成才，一定要勇于质疑，敢于提问，养成创造性思维。

以色列人口几百万，花径满庭芬芳，四季轮回悠长。一点一滴幽梦，山水入梦嫣然。

岁月流逝，我们都在试图抓住点什么，其实无处可抓，艺术上我们总想表现点什么，事实上朴素才是最美的东西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在此境界值得每一个人言，每一位艺术家做无穷毕生的追求，他（她）们师法自然，在自然中寻找自己的一份感悟与感动。艺术千秋雪，幽兰恰相逢。艺术无处不在，美学自在心中。

这是使命，也是精神指引，有了这样的一盏灯，



《赏花》(回文诗)
(篆刻) 徐兵
释文：(传为苏轼作)
赏花归去马如飞，
去马如飞酒力微。
酒力微醒时已暮，
醒时已暮赏花归。

读书要带脑袋

江曾培

这里反映着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：一个鼓励孩子大胆探索，培养质疑精神；一个则是要求孩子听话，陈陈相因，墨守成规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称，超过20%的中国大学生从未在课堂上提问或参加讨论。这表明，我国学生很多是被动接受教育，把书本上和教师的话当作金科玉律，缺乏独立思考。对此，钱学森曾留下“钱学森之问”：我们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教育重灌输，缺乏对质疑精神

印象“心象”

丁一鸣

生命的道路，就像人生的道路，坎坷曲折，能在这条路上坚持的人不多，张吉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她所从事的花鸟画和书法创作研究，别具风貌，她的作品是写出来的，师吴昌硕吴家之风，又不拘泥于其，通过自身对花鸟的一份敏感，在人才辈出、高手如林的书画舞台中，能不忘初心，坚持不懈，并得一席之地，值得赞赏，必然肯定。张吉的作品，既传承又创新，既印象又写实，是否可以以说，在“心象”的表达上，既入世又出尘，这就是艺术本身。

亲爱的，请你慢慢来

叶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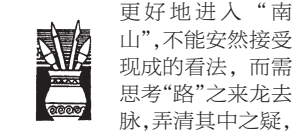
一转眼欢乐的暑假时光已经成过去时，开学近月余，不知道大家都还好吗？随着9月1日的到来，我们家母慈子孝的场面渐行渐远。每日“磨叽娃”和“催催妈”的对抗大戏准时上演。每天清晨叫醒服务的体验一般都不太愉快，一个要继续睡，一个要赶紧起，在一拨又一拨的拉锯中“催催妈”的音量一直在按增加键，“磨叽娃”的小嘴一直在按加长键。此刻使用频率最高的词

在20万册起印，但当时印制的基本都是吴昌硕、吴湖帆、齐白石等已故并达到一定成就的艺术家。为了张雄的这个选题，社里开设专题会讨论，张雄力排众议决意要出，结果一炮打响，卖到脱销，后又加印。很多原先素未谋面，后来成为好朋友的南北画友们，有时还会提及此事，说曾参考着这本挂历临摹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还误以为这是某一位老先生所画。

可以说，获邀参与“怎样画”系列、出挂历，对当年的我，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和鼓励。曹懂乾、张雄作为编辑，之前与我素昧平生，他们专业上苛刻、较真，为人宽厚、正直，他们如良师益友，扶植了一个年轻的画家，我们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张雄本人也会画画，我一直觉得他个人没有往专业上发展很可惜，但他对我的建议总是一笑了之，甘做绿叶。

神的倡导和培养，恐怕是个重要原因。

古人早就说过：“疑者，觉悟之机也”，“学贵有疑，小疑则小进，大疑则大进”。因为，不是消极的接受，而是积极的审视，能够从中发现问题，方有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。宋代理学家张戴曾打比喻说：“譬之行道，将之南山，须问道路之出，自若安生，则何尝有疑！”就是说，要成功地更好地进入“南山”，不能安然接受现成的看法，而需思考“路”之来龙去脉，弄清其中之疑，发现问题，提出问题，而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，正是解决问题的前提。按爱因斯坦的说法，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。宋代另一位哲学家陆象山说：“读书无疑者，须教有疑，到此处方是长进”，“为学患无疑，疑则有进。”



为学要“疑”，要能由此及彼地生发开去，自然首先是要“学”，不勤学苦读，不入书海，不登山，根本就从无从“疑”起。然而，决不可死读书、读死书、读死书，而必须带着脑袋读书。这首先因为读书是为了用书，要学以致用。有一个英国人，叫亚克敦，嗜书如命，书房里藏有7万卷图书，他一生都用在读书，可并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生发与创造。“他就像戈壁的沙漠吸流水一样，吸收了知识，但清泉却不能喷到地面上。”日本人鹤见佑辅就此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徒然的笃学》。鲁迅于1928年将它译成了中文。这种“徒然的笃学”，就是读书不带脑袋的一种。

由此可知，读书学习决不可止于单纯知识的接受，而必须伴之以独立思考。孔子说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一定要把学与思结合起来。这就是说，读书一定要带着脑袋。造就创新能力的人才，如钱旭红院士所说，一定要大力弘扬创造性思维。杰出人才不是用单纯的知识灌注所能造就的，而是要培养其具有敢思敢想的品质，勇于疑前人所不疑，具有创新思维。

阶段，时间的概念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慢慢建立起来的，而心急的我们常常因为孩子跟不上我们的节奏强行按下加速键。“催催妈”固执秉承的要求和标准却让这些提前到来了。

一个孩子什么时候才能不磨蹭？很抱歉，不存在这样的时候。因为磨蹭是人的天性。磨蹭其实是孩子的必经

停键，一个8岁的孩子因为“催催妈”的唠叨和标准开启了屏蔽模式，隔离和生疏本应到青春叛逆期才会冒头，而心急的“催催妈”固执秉承的要求和标准却让这些提前到来了。

事实上，我与朵云轩的结缘一直可以追溯到1973年，那时我是黄浦区培光中学学生，是年正好是上海书画社送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《关于培养木版书水印接班人的名单报告》，附件中列举在上海物色到的47位培养对象，其中在刻字组就有我的名字，这是中学领导以学校的名义推荐进去的，差点要进木版书水印培训班。当年如果去了，我与朵云轩可能就是另一段故事了。

明请看：回望在朵云轩的青春岁月颇多感慨。愿海上朵云：天光云景，再造时代艺境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还有，书的内容受着历史、认识、水平等各种条件的限制，并非都是尽善尽美的，读书不宜囫圇吞枣，照单全收。孟子说过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。”他正是在努力读书学习中，既重视前人学说，又不拘于前人的学说，把孔子“仁”的观念发展为“仁政”学说。提出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培根，也说过“不可尽信书上所言”的话，据此他不囿于当时的经典哲学，创造了新论，成为英国唯物主义和实验科学的先驱。这种“学贵有疑”的精神，“为学患无疑，疑则有进”。哥白尼有疑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，始创太阳系学说。爱因斯坦有疑于前人的绝对时空观，始有相对论产生。可以说，任何一个在学术上有价值的造诣，莫不是疑前人之所不疑而有所发现发明的。

起床着急是因为我们害怕上班迟到，吃饭着急是因为我们想早点收拾碗筷做自己的事情，睡觉也着急是因为孩子睡了我们才能彻底解放。当我们不断催促孩子“快快快”的时候，我们实际在成年人

的节奏去要求一个孩子的节奏——你必须按照我的来，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为你好！

当“催催妈”尝试着静下来去观察眼前这个“磨叽娃”，才发现其实他每天临睡前会自己设置好手机闹铃，而闹铃设置的是清晨6点。原来孩子一直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一步一步感受“时间”，感受按时做事情的规律，原来他一直都在默默成长，只是心急的“催催妈”只顾看自己脚下的路忽略了而已。

磨叽不是毛病，催促心急才是问题，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陪伴孩子慢慢感受时间。亲爱的，请你慢慢来……

